

おしん

阿信

〔目〕 桥田寿贺子 著

④



天津人民出版社

青鸟文丛

关于幸福·关于希望·关于爱

阿信 (四)

〔日〕桥田寿贺子 著 赵玉皎 译



YZLI0890125523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信/[日] 桥田寿贺子著; 赵玉皎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201-06377-5

I. ①阿… II. ①桥…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050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2010-40

OSHIN © SUGAKO HASHIDA 1983, 198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83, 1984
by NHK PUBLISHING,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NHK PUBLISHING, INC.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阿信

[日] 桥田寿贺子 著
赵玉皎 译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om.cn>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责任编辑 翟明明
装帧设计 蔡阳阳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50毫米 1/16
印 张 76.25
字 数 784千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1-06377-5
定 价 108.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三十四章	鱼店重张	1
第三十五章	儿子出走	41
第三十六章	儿子的婚姻	80
第三十七章	自选超市	82
第三十八章	儿媳妇	123
第三十九章	十 年	162
第四十章	陶 窑	164
第四十一章	家 庭	203
第四十二章	同一屋檐下	204
第四十三章	第十七家分店	243
第四十四章	柳暗花明	281



第三十四章 鱼店重张

1945年8月15日,太平洋战争结束了,以此为转折点,阿信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丈夫龙三一直对上一个时代怀着深深的信念,随着上个时代的结束,龙三也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殉身于自己的信仰。阿信的长子阿雄在菲律宾战场上被敌军追赶,在热带森林里溃逃的途中被饥饿和热病夺去了生命。龙三留下来的国债成了一堆废纸,家中的存款也因为新日元的发行而被冻结,完全派不上用场。雪上加霜的是,阿信一家居住的房子的主人从韩国首尔回来了,把房子和土地全部收回,将阿信母子赶了出去。阿信变得两手空空,一贫如洗。万般无奈之下,她虽然明知黑市买卖违法,但也只能到农家买来一些食品到黑市上出售,以此来养活自己和孩子们,就这样艰难地生活了一年。可是,在混乱的社会中,她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但就在这战后的艰难岁月里,阿信再一次邂逅了阿久婆。阿久婆就是当年阿信带着年幼的阿雄寄居在她家的那位船主,她曾经给了阿信莫大的帮助。从那以后,阿信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四年多的光阴流过,到了1950年的春天,阿信和阿仁、希望、阿禎母子四人终于迎来了人生的一个转机,此时阿信已经五十岁了。

伊势的野地上,一辆破旧的机动三轮车歪歪扭扭地蹒跚前行,驾车的人正是阿信。二十一岁的阿仁紧跟在三轮车后面跑着,一边叫道:“再快一点!踩油门!油门!”

可是三轮车“咯嗒”一声停住了。

阿仁叫道:“您怎么停了?”

阿信说:“我是想开快一点的,可谁知道它居然停了!”

阿仁说:“您可别开玩笑啊!要是您连油门和刹车都分不清,那可不得了!”

“我知道,这个我还能分清……”

阿仁说:“好,那我们再来一次,启动!”

阿信想要发动三轮车,可是车子纹丝不动。

阿仁说:“您在干什么呢?快走啊!”

阿信叹道:“这辆老爷车终于坏了!本来嘛,也该寿终正寝了……”

阿仁说：“是发动机停了吧？您要把钥匙转动一下发动引擎，这样车子才能动……”

“对，对。”阿信慌忙发动引擎，可是引擎转眼又熄了。

“还是不行啊！这辆破车！”阿信烦躁地用手捶打着方向盘。引擎突然又启动了，她大吃一惊，责骂三轮车：“你这不是故意找别扭吗？”

阿仁苦笑道：“妈妈，我看您还是算了吧！您一个妇道人家，又一把年纪了，还要学什么开车，真是开玩笑！现在您朝思暮想的店不是就要开业了吗？您不用开着车跑来跑去，只要守在店里好好做生意，就会有客人上门来的。这样做生意不也很好吗？”

阿信问道：“可是住得远的那些客人没法上门来买东西，他们怎么办呢？”

阿仁道：“您要是不去卖，马上有人巴不得接下这个生意呢！您用不着替他们担心。”

阿信说：“你说得倒轻巧……那一带的农家都是过去我卖鱼的时候结识的老熟人了，别的人家也都是战后我一家一家找来的老主顾。我千辛万苦开拓的地盘，怎么能拱手送人呢？”

阿仁说：“那么只能我过去送货了。妈妈可以在家里看店……”

阿信说：“村子里的人都盼着我过去送货。要是换了你去，你跟他们又没有多少闲话聊，人家肯定不乐意。看店的事你倒是干得了，去村子里送货还是得妈妈自己去才行。”

阿仁说：“不管您多么想去，可您不会开车啊！说这些不都是白搭吗？”

“所以我才要练习开车嘛！”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您才能学会呢……真让人着急。”

正说着，三轮车突然一下子动了起来，阿仁吓了一跳，叫道：“妈妈！”

阿信却神气地开始驾驶车子，高兴地叫道：“开了！开了！”

阿仁只好无奈地看着兴致勃勃的母亲。

田仓商店已经挂上了崭新的招牌，但还没有开业。店里摆放好了货架，一切就绪，只等着开张的那一天了。阿信和阿仁回到店里，阿久婆从里面的房间迎了出来。

“您过来了？”

阿久婆说：“我想过来看看店里布置得怎么样了……”

阿信说：“开店真是不容易啊，顾了这个，还得想着那个……还是开着三轮车卖货要轻松得多。”

阿久婆问道：“阿信，你在学开车吗？”

阿信笑了：“是啊。”转眼看一看阿仁，又说：“这位是热心的老师，可我一点儿也没有长进。”

阿久婆说：“我看你还是算了吧。一个女人家开车，要是出了事可怎么办呢？”

阿仁说：“我也是这么劝妈妈的，可是她不肯听我的。她非得说要去外面卖货。”

阿久婆劝道：“阿信，这四年你没日没夜地干活，总算张罗出了这家店，而且阿仁这孩子跟着你学做生意，现在靠阿仁的本事也能把店开下去了。不光是阿仁，还有希望这孩子也是阿仁的臂膀，弟兄俩齐心协力开店做生意，阿信，你也该好好享点清福了！”

阿信说：“就算阿仁和希望拼命地干活，可是光靠一家小店，也不见得就能养活一家四口啊……守在店里等着客人上门，要是没有客人来，那不就完了？”

阿仁说：“这些我当然知道，我也不是什么都不想就胡乱开店的。现在市面上的东西渐渐多起来了，要是解除管制的话，应该就可以自由买卖了吧？一旦东西可以自由买卖，那就不能再像黑市时代那样做生意了，应该有一家店铺，货物的品种也要丰富多样……现在再开着三轮车卖货，已经落伍啦！”

阿信说：“妈妈也并不反对开店啊！不过，这四年来咱们辛辛苦苦地开着三轮车去卖货，好不容易有了那么多老主顾……多亏了这些老主顾，咱们才能攒够钱赁下这间店铺，要是我们一下子就不干了，那可太对不起人家了！况且，咱们还要考虑万一这间店生意不好怎么办……”

阿久婆说：“没事的……阿仁和希望这两个孩子没去上大学，一直帮着你做生意，他们都是靠自己的亲身体会悟出了做生意的门道，这可不得了啊。再加上阿仁又看了那么多做生意的书，学习了好多道理，更是锦上添花了。这样学做生意比进大学念书不知道强上多少倍呢！”

阿信对阿久婆说：“您不要老是夸他们。阿仁和希望都还只有二十一岁，说是已经长大成人了，可这些毛头小伙子又懂什么呢？”说着，她苦笑了，“往后他们大概还要摔不少跟头，做生意的方法就得慢慢学，害怕失败也没有用……看来我离享清福的那一天还远着呢……”阿信笑着往起居室走，又说：“还没有人给您泡茶吧？”

阿久婆说：“希望这孩子给我弄了一杯很好喝的东西，说是驻军的可可，美国的东西到底是不一样啊！”

说着，阿久婆跟着阿信走进起居室一看，希望正在书桌前飞快地为各种商品画着可爱的图画标签。像“蔬菜”、“鱼”、“日用百货”、“文具”和“厨房用品”等等，都用简单易懂的图画表示，显得情趣盎然。

“你看这孩子画得多好啊！我以前还真不知道希望这孩子这么会画呢！”阿久婆说。

阿信说：“我也没想到希望竟然这么会画画。”

阿久婆叫道：“真可爱啊！把这些标签往店里一挂，让人一走进来就眼前一亮。客人们一定会觉得亲切又轻松的。”

希望一边画着点心的标签，一边说道：“我只能帮妈妈做这点事……我又不会做生意……”

阿久婆说：“说什么呢？这四年你不是一直跟着妈妈到处卖货吗？”

希望说：“我只是搬搬重东西，替妈妈跑跑腿罢了。”

阿信说：“你光是做这些，就帮了妈妈的大忙啊！……要不是阿仁和希望帮着我，光靠妈妈一个人，哪里能买得了机动三轮车，卖得出那么多的鱼和蔬菜呢？我要去阿久婆那里运来鱼，把鱼换成大米、芋头和蔬菜，再把这些东西运到城里卖掉……还有拉板车的时候，要是没有阿仁和希望帮忙，妈妈一个人怎么拉得动……”

阿久婆说：“这些事我都忘不了——阿仁考了驾驶执照，终于买了机动三轮车的时候……”

阿信感叹道：“哦，那时候，我们真是高兴极了。机动三轮车装的货要比板车多好几倍，可以转的老顾客家也多了好几倍，去一趟挣的钱也是过去的好几倍，而且人又轻松。那时候我觉得三轮车真像神仙一样。真是太感激它了！”

阿久婆看着希望画完“点心”的标签，说：“哎，这是点心吧？你这里的货可真全啊！”

阿信说：“要是我们三轮车上有的货，店里全都有。我好不容易跟批发商混熟了，我用三轮车卖货的时候，客人们称我是‘百货店’和‘方便商店’，都很喜欢我们的货，所以这回开店，我也打算这么做。”

阿久婆说：“反正你是要开店做生意，这样做客人们一定会满意的。”

“做生意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本来我只打算卖鱼和蔬菜，可是离城里很远的那些客人经常托我给他们捎点这个捎点那个的，我给他们捎过去，不知不觉就变成做生意了……人的命运真是难以预料啊！”

这时候阿仁进来，说道：“我要去一趟保健所。咱们店里卖的是鱼和蔬菜，得要保健所的许可证书才行啊！”

“是吗？那么我先和你阿久阿姨一起回去了。”

阿久婆道：“阿仁连这些事都会办了呀？”

阿仁笑了：“妈妈最怕办麻烦的手续了……今晚我和希望就在店里睡了，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事要准备呢。”

阿信说：“我们也该把行李搬过来了，很快就要搬到这边来了！”

“就要搬了吗？”阿久婆问道。

“应该在开业以前搬过来啊。”

阿久婆凄然地说：“那又剩下我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阿信也不禁黯然。

傍晚，在阿久婆的家里，阿信和阿祯正在自己的房间里整理着行李。

阿祯说：“我们终于要离开这里了吗……以后就看不见海了。”

阿信说：“店里那边房间很小，只能忍耐一下了。不过那里离初中很近，另外旁边

就是县立高中……”

阿祯说：“我不上高中了。连哥哥们不也是初中毕业吗？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回店里帮忙。”

“哥哥们的初中和你上的初中不一样啊！他们上的是旧制的初中，一共上了五年，可是你们新制的初中只有三年，所以不管怎么样也应该让你念完高中才行。要是可能的话，妈妈还想让你上大学呢！你的哥哥们那时候正赶上战争刚结束，咱们家穷得要命，只好让他们帮着做生意了，可是阿祯应该……”

阿祯说：“家里借的债都压得死人，我怎么还能想那么奢侈的事呢？”

阿信吃了一惊。

阿祯又说：“阿仁哥哥骂我了。他说这一回咱们开店，跟好多人都借了钱，不许我乱花钱，他还说要是店里的生意不好，咱们一家子只好一起去死了……”

“他跟阿祯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话干什么？”

阿祯担心地说：“那么哥哥说的是真的了？”

阿信安慰女儿道：“没关系，有妈妈在呢……”她笑一笑，又说：“妈妈得去帮忙做晚饭了，你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省得等到搬家的时候丢三落四。”说完站起身来。

阿祯叹道：“要是能有一天不用再担心没有钱，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那该有多好啊！”

阿信说：“阿祯……你忘了咱们只有菜粥喝的时候了？那时候你不是说只要能饱饱地吃上一顿白米饭，哪怕死了也甘心吗？现在咱们已经不用担心挨饿了……想一想战时疏散的日子，那就应该感激现在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啊！怎么还能那么知足呢？”

阿祯不高兴地说：“您又来了！一张嘴就是这几句话。”

阿信正色说道：“那些事一辈子都不能忘记啊！一想起那时候的日子，不管遇上什么苦难都能挺过去，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好事，都会感觉到幸福。”

来到起居室，阿信看到阿久婆正在和浩太说着话，她大吃一惊，连忙对浩太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来了。”又郑重地说，“这次多谢您鼎力相助。多亏了浩太先生，我们才能找到这么好的地段开店。”

浩太说：“正巧我一个熟人有空房子……”

阿信又说：“还有，资金上的事也让您费心了……”

阿久婆连忙叮嘱说：“阿信，关于资金的事，对别人可要说是我借给你的啊！”

阿信忙说：“对。我真是只会给浩太先生添麻烦……”

浩太说：“添麻烦的是我啊！想到过去的事，现在无论我做什么都无法弥补。以后只要我能帮得上忙，请你尽管开口。”

“这怎么行呢？浩太先生已经给了我太多帮助了。”

浩太又说：“不过，如果我出面的话，不知道阿仁君和希望君会怎么看我，那样对阿信也不好。所以还是尽量不要让阿仁君他们知道这些事为好……”

阿久婆叹道：“孩子们也真是让人头疼。要是他们想歪了，浩太先生的一片好意倒是白费了！”

阿信连忙说：“对不起，让您这么费心……”

浩太说：“现在对阿信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阿仁君他们这些孩子了。虽然田仓先生和阿雄君不在了，可是还有阿仁君他们守着阿信，我就放心了。”

阿久婆感慨地对浩太说：“真的，三个孩子都那么懂事，阿信是个有福气的人啊！不久就可以享清福了！”

阿信说：“我没有能力供他们上大学，真是个没用的妈妈，可难得他们能理解我的心情。不过，我老是唠叨着做生意做生意，似乎弄得阿仁和希望这两个孩子成天光想着做生意赚钱了……”

阿久婆说：“这不是很好吗？像他们这个岁数，正是最贪玩的时候，可是这两个孩子却一心一意地学着做生意，以后你就要享福喽！”

阿信说：“可是我总觉得，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我好像忘了教他们。”

阿久婆说：“你真是不知足！要是想三想四的，走到岔道上去，可就不得了了！”

浩太说：“嗯，很好。我担心阿信开店的事情，所以过来问一问情况，看来阿信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阿久婆告诉阿信：“浩太先生那边的店也改建一新了。”

“生活渐渐地要恢复到战前的样子了，建筑材料一个劲儿地涨价，所以还是趁早把店建好……我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一个酒馆的老大爷了。”说着，浩太苦笑了一下。

阿久婆说：“真的。现在从浩太先生身上，可一点也看不出过去豁出性命搞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子了！现在浩太先生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对太太也温柔体贴……真是恩爱夫妻啊！”

“大姐！”浩太苦笑道，“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吧！”

阿久婆笑道：“就是，战争已经结束五年了，大家慢慢地会忘了那些事……”

正当这时，院子里传来邮递员的声音：“田仓太太，有挂号信！”

“哦……来了！”阿信慌忙站起来。

接过信，阿信站在走廊上望着信封发呆，阿久婆走出来说：“浩太先生已经回去了。”

阿信一下子回过神来。

阿久婆问道：“又是那个姑娘寄来的？”

“……是。”

“她还是没写地址？”

阿信沉默了。

阿久婆说道：“这孩子也真奇怪。四年来每个月都寄钱来，可是却不肯告诉你她到底在哪里，在干什么……”

阿信说：“这孩子大概是担心我们，可是现在家里不用她寄钱来了。不知道她住在哪里，我也没法告诉她……”

“你对她像亲生女儿一样疼爱，她这是要报答你的恩情啊！”

“她是怎么挣的钱呢……”阿信盯着信封，神情黯淡。

钱是初子寄来的。战争结束后，当阿雄在菲律宾战死的消息证实之后，初子就离开了田仓家，从此音信全无。可是四年来初子总是按月寄钱回家，从不间断。阿信一直把初子看成是亲生女儿一样抚养，甚至想让阿雄娶她为妻，可是现在却不知道她的下落。每当收到初子寄来的钱，阿信的心里仿佛刀绞一般疼痛。尽管战后的社会渐渐恢复安定，可对于阿信来说，没有找到初子，战争就没有结束。

神山久家的院子里，阿仁和搬家公司的伙计正忙着搬出行李。阿信终于要搬离这里了。她在起居室里向阿久婆道谢：“这么长时间受您的照顾，实在非常感谢！”

阿久婆说：“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以后我会多寂寞啊！”

阿信说：“您还可以像过去那样找一些年轻人来住，很快就会热闹起来的。”

阿久婆说：“可是，咱们在一起住了四年，就像一家人一样。要是可能的话，真想让你们永远留在这里啊！”

“太太！……”

阿久婆又说：“我的三个儿子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了，一个也不肯回家来。如果阿仁或者希望这两个孩子愿意，我倒是希望他们能来继承我的家业……”

阿信十分难过。阿久婆说：“阿信，你有这么多好孩子。阿仁和希望都知道体贴妈妈，他们像你希望的那样帮助你，你们母子终于能一起开店做生意了。”

“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阿久婆说：“虽说战争给你带来了巨大的不幸，可是母子三人能齐心协力做生意，多么幸福啊！你们母子相依为命，度过了那么艰难的时代，真是了不起啊。阿仁和希望亲眼看到妈妈拼命地支撑一家人的生活，都体会到应该支持妈妈。”

阿信说：“这全亏了太太。如果不是您收留我们，不知道我们母子四人还能不能在一起……您的恩情我不会忘记的。”

阿久婆说：“你这是说哪里的话呀？跟你们在一起我心里高兴啊，就好像女儿和孙子在我身边似的……”

阿信安慰道：“这里离我们的店坐电车不是只要三十分钟吗？您随时都可以到我们那里去，而且以后每天早上，我或者阿仁都要过来运鱼，我们还要受您的照顾，拜托了！”

这时阿仁探头进来，说道：“妈妈，行李已经都装好了。”又对阿久婆说：“阿姨，这么长时间……”

阿久婆赶紧截住他的话：“你就不要跟我客套了，以后咱们还要经常见面呢！阿信，我在套盒里装了拌菜饭，放在驾驶台上了。今天你们要忙着整理行李，大概没工夫煮饭吧……”

阿信感激地看着阿久婆：“太太……”

阿久婆一阵难过，赶紧快步走了出去。

来到院子里，阿久婆突然说：“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现在阿信到底还是从我这里搬走了。”

阿信一愣，没有明白阿久婆在说什么。

阿久婆又说：“当时有龙三先生、阿雄和你在一起。龙三先生从佐贺出来，想要开一个鱼店。你们一家三口亲亲热热的，一块儿离开了这里……那时阿信看上去多幸福啊……”

阿信想起了多年前的旧事，心中一阵悲凉。

阿久婆伤感地说：“现在龙三先生和阿雄君都不在了……”

“太太……”

阿久婆叹道：“人的命运真是不可预料啊！现在到处都在讲什么民主呀自由呀。说起浩太先生被宪兵追捕、四处逃命的那些旧事，好像是在讲故事似的。”

阿信说：“现在已经没有地主和佃农了，以后大家大概会忘记还有过那么一个时代吧？”

阿久婆说：“不知道以后的世道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可不管怎么样，人总得活下去啊。把过去的事情都忘掉，一切从零开始吧……”

阿信点点头：“我从小就尝够了佃农生活的悲惨滋味，所以梦想着要成为商人，自己有一家大店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试着去圆自己的梦，这个梦想已经破灭了好几次。一转眼我都五十岁了，可是我还没有丢掉这个梦想，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永远追求下去的。哪怕只有一间小小的店铺也可以。如果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那我活到今天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阿久婆说：“阿信，你努力干吧！现在终于和平了，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现在这个时代，不再讲什么身份门第，只要有本事，谁都可以出人头地，这正是属于你的时代啊！”

阿信神情明快地看着阿久婆。阿久婆的脸色也渐渐地明朗起来。

田仓商店里，商品已经分门别类地摆放好，挂上了希望画的标签。阿仁还在专心致志地整理着店面，希望在一边帮忙。

阿仁说：“我们还是太贪心了啊！这么大的店面，放这些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些。”

希望说：“这不是挺好吗？东西塞得满满的总比店里空荡荡的好得多，显得多么丰富啊！不过，放点心的架子如果摆到正对着店门的地方，是不是会更热闹一些？因为点心的包装五颜六色很惹眼。”

阿仁赞同地说：“对啊，不过店面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还有好多东西我都想摆进来呢！”

希望笑了：“我们又不是百货商店，只不过是便民小卖店罢了。我们店里的文具只有信封信纸、笔记本、铅笔和橡皮这几样，点心也只有几样粗点心。而人家文具店和点心铺专门卖一种东西就能开一间店面呢。要是我们贪心不足的话，那就没有限度了。咱们店里之所以除了卖鱼还摆上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为了顾客们想要顺手买点什么的时候比较方便嘛。”

阿仁说：“好啊，将来我一定要开一家大百货商店，每一个卖场的货品都要有一间专门店铺那么多。”

希望说：“梦做得多美都可以，可眼下咱们首先要想办法别让这个店倒闭，你说呢？”

阿仁一听有些生气。这时候阿信从外面冲进来，叫道：“阿仁，希望，我考过了！”

两人都吃了一惊。

阿信说：“我拿到驾驶执照了！”

希望叫道：“妈妈？！”

阿信高兴地说：“以后我再也不用靠阿仁开车了，我自己可以开着三轮车到处转了。以后鱼和蔬菜都由妈妈去进货。我到你们阿久阿姨那里运来鱼，卸下店里要卖的那一份，剩下的我拉出去卖。把鱼拉到郊外转一圈，从农民那里买来咱们店里要卖的蔬菜，把菜拉到城里送到老主顾那里，然后赶在傍晚顾客买菜之前赶回来。蔬菜还是新鲜的好卖。另外，妈妈还可以回来帮你们卖鱼。”

阿仁说：“妈妈，您这不是说笑话吗？要是照您说的这样，岂不是靠您一个人在忙里忙外？”

“没关系，这点事妈妈还干得过来。”

阿仁说：“还是我去运鱼吧，一大早就要起来，妈妈不要去了……”

阿信说：“可是你还没有学会进货呢。”

“这四年来我一直看妈妈进货，已经学会了。”

希望也对阿信说：“就是嘛，妈妈也该放手让阿仁去做了，不然我们永远也不会独当一面的，而且也没有自信。”

阿信不理睬他们，若无其事地环视着店里，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没有摆放鱼和蔬菜的地方呢？”

阿仁说：“我们摆了这个，又想要那个，不知不觉地货品就多起来了，结果就把鱼和蔬菜的地方给占了。反正鱼和蔬菜都只有傍晚三个小时左右的生意，摆到路上去不就行了？”

阿信说：“瞎说！别忘了咱们开的是鱼店！别的东西都是希望顾客能够喜欢，想要开点新生意才摆上去的。咱们必须得把卖鱼放到第一位。你们把这里收拾出来，要把店面的一半用来放鱼。”

阿仁叫道：“妈妈？”

阿信说：“要是咱们卖鱼卖得不伦不类，那这间店不可能有信誉的。田仓商店是鱼店，这一点你们要牢牢记住。”

阿仁不以为然地说：“我并不想当一个卖鱼卖菜的，我想要开一家商场，经营各种各样的货品。”

阿信说：“你真是自以为是！这么小的一间店面，又能卖得了多少东西呢？既然我们开的是鱼店，那就应该集中精力把鱼卖好。只有我们的鱼店有了信誉，顾客们才会来买蔬菜和杂货。要是连一种生意都做不好，咱们的店怎么可能有信誉呢？”

阿仁很不高兴。阿信又说：“快点收拾吧！我请宣传艺人给我们店发的广告单上写的也是鱼店开业大特卖。”

说完，阿信自顾走进里屋去了。

阿仁沮丧地说：“妈妈一点儿也不理解我的心情。”

希望说：“这没办法，田仓商店是妈妈的店啊。”

阿仁说：“光是卖鱼卖菜的话，累死累活也赚不了多少钱，这可不是聪明人做的生意，烦死人了。”

希望责备地叫了声：“阿仁……”

阿仁一脸没趣。

第二天，田仓商店开业了，请来的宣传艺人在大门口热热闹闹地吹吹打打，起劲地叫着。店外贴着“本日开业”、“开业大特卖”的彩纸，还摆着祝贺的花篮。

卖场的正前方是鱼和蔬菜的专卖区，阿信、阿仁、希望和阿祯全家出动，忙着招呼着顾客们。

阿信说：“我们店里卖的鱼都是当天早上刚出海的，蔬菜也是当天从农民那里进的货。鱼和蔬菜都要吃个新鲜。当天的鱼和菜我们当天卖完，价格也便宜，这就是我

们店做生意的方法。今天是开店大特卖,我们的价格特别优惠。……哎,您要生鱼片是吗?我们这就做。要墨鱼是吧?明白了。”

一位顾客说:“这些石鲈鱼看上去很鲜美啊!”

阿信答道:“是的,石鲈鱼现在正当令啊。”

“给我来五条吧!”

阿信吩咐阿仁:“来五条石鲈鱼。”

另一位顾客说:“给我来点萝卜和菠菜。”

阿信说:“谢谢您!”又吩咐希望:“给客人把萝卜和菠菜包好。”

顾客渐渐地多了起来,阿信他们忙个不停。

傍晚,一家人疲惫地回到起居室,阿信对阿仁说:“以后你可要干得再麻利点。开店可不比开着三轮车到处转,我们现在要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做完一天的生意,一定要手脚利索才行。还有,你是怎么切鱼的?既然开了鱼店,就应该耐心地好好学习。你爸爸刚开鱼店的时候,也是拼命地练习刀功。只要用心去练习,不可能学不会的。”

阿仁说:“我们忙成这样,到底又赚了几个钱呢?”

阿信说:“你先不要考虑这些。哪怕我们现在赔上一些钱,也要先把店的信誉树立起来,让顾客到这里买东西,觉得我们的东西比别处的又新鲜又便宜,这才是最要紧的。一旦我们的店有了信誉,以后即便我们不再宣传,顾客也会主动上门来的。”

阿仁说:“今天除了鱼和菜以外,别的东西一点儿也没有卖出去。看来人家还是只把我们看成是卖鱼卖菜的啊!”

阿信说:“就算是卖鱼卖菜,只要能够做成生意,不就可以了吗?”

阿仁说:“我可不想一辈子就当个卖鱼的。”

“你又说梦话了……就算是卖鱼的,只要我们能将鱼店好好经营下去,心里就应该觉得庆幸才对。”

阿仁不说话了。

阿信说:“也不知道这间店能不能开得下去。在没有把握之前,我们还不能把三轮车的买卖停下来。”

阿仁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要让一间新开的店走上正轨绝不是轻松的事情,其中的辛苦一言难尽。阿信已经有了若干次开店的经历,她早已经尝够了其中的艰辛滋味。而且,这一次的新店是阿信用一生的心血在生意上作出的尝试,它还关系到放弃上大学来帮助阿信经商的两个孩子——阿仁和希望的前程命运。所以无论如何,阿信决不允许这一次开店失败。

白天,阿信在农家的门外停下三轮车,向农家的主妇们卖着鱼和杂货。有的主妇从田里拿来了萝卜和蔬菜,阿信就把菜买下来,再回到田仓商店,卸下蔬菜摆到店
里,把鱼摆到摊上。

顾客渐渐地多起来了。

“欢迎光临!”阿信不停地说着,又吩咐阿仁:“你把车开到后边去。”然后对顾客们说:“今天有新鲜的虾,炸虾吃怎么样?还有白丁鱼,炸着吃也不错。”

正忙碌着,一位顾客对阿信说:“听说朝鲜半岛又打起仗来了!”

“打仗?”阿信大吃一惊。

“是南边和北边打起来了,美国已经出兵帮着南边打了。”

阿信说:“我还没抽出空来看报纸。难道日本也会被卷进去吗?”

顾客说:“日本又没有军队,倒是不会去打仗,可是毕竟离战场那么近,谁知道会怎么样呢?”

“但愿不要再打仗了啊!”

“可不是嘛!好不容易和平了,可以自由地买东西了。哦,今天我买点金枪鱼的生鱼片,再买点小鳗鱼,能吃到东西的时候就要使劲吃,不然没准儿什么时候又吃不着了!”说着,顾客笑了起来。

“好的。这里正好有不肥不瘦的生鱼片。要是真的打起仗来,那就不能出海打鱼了!”

这时,阿久婆突然出现在阿信面前,阿信一愣:“太太?”

“你的这间店可真是像模像样啊!”阿久婆笑了,“刚才邮局的人送来了一封快件,是给你的。本来我也可以等你明天早晨来运鱼的时候再给你,可是我一想既然是快件,没准儿有要紧的事,耽误了可不得了。”

阿信说:“哎呀,让您特意过来,真是对不起。自从开业以后,我天天手忙脚乱的,还没来得及告诉别人我们搬家了。给您添麻烦了!”

“没事,没事。反正我也想时常来看看你们的店干得怎么样了。”

阿信说:“您好不容易来一趟,可是我现在这个样子也没法招待您……”

“我知道,我去给你们做晚饭。”说着,阿久婆朝里屋走去。

阿信飞快地打开信封,抽出便笺扫了一眼,神色顿时变得严肃起来。

傍晚,阿久婆正把晚饭摆上餐桌,阿信走了进来。

“辛苦了。”阿久婆说。

阿信抱歉地说:“对不起,您把晚饭都做好了……”

阿久婆说:“我带了些嫩牛肉来,炖了些土豆牛肉。”

“您总是这么照顾我们……”

“我这么做心里欢喜嘛。”阿久婆笑了，“刚才我看了一下店里，你们的生意真是不错啊！”

“托您的福。我们开业才十天，可是好像顾客们已经在谈论我们店的东西又新鲜又便宜了。据说有的客人还特意大老远地跑过来买呢！”

阿久婆说：“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传得就是快呀！”

这时，阿仁、希望和阿楨也进来了。阿仁对阿信说：“希望这个家伙，居然把菜全卖光了！连咱们自己要吃的菜他都忘了留，统统给卖光了！”

希望说：“对不起，要是咱们需要菜的话，我这就去菜店买。”

阿久婆忙说：“没关系，没关系，咱们的菜够了。”说着，她不禁笑了起来，“生意这么红火，真不错啊！”

阿仁说：“也就只有鱼和菜能卖出去。”

阿久婆说：“只要鱼和菜卖得好，这间店就能够维持下去。是吧，阿信？现在可以放心了，这间店已经有了信誉。”

阿信说：“现在还不能说高枕无忧了。”又对阿仁和希望说：“不过，咱们的店到了现在这个样子，妈妈就是不在家，你们也能撑住了吧？”

阿仁一愣。阿信说：“开三轮车卖货那边看来只能停一停了……”

阿久婆问道：“阿信，你……”

阿信说：“我有件急事，要去东京一趟。”

阿仁大吃一惊：“东京？”

阿信说：“信上说初子这孩子有下落了……”

希望惊叫道：“妈妈？”

阿信盯着信封，说：“终于有消息了。我很早以前就托他留心了。”

阿仁看了看信封，问道：“这个叫阿健的是什么人？”

“他就是当初把初子带到咱们家的那个人。”

阿仁问道：“真的是找到初子了？”

阿信说：“阿健先生对初子再熟悉不过了，他不可能弄错。”

希望问道：“那么初子现在在哪里呢？”

“这个……信上没有说。反正知道初子现在很好。”

阿楨问：“初子现在在干什么呢？”

“这个也要等我去了才能知道……”

阿久婆说：“现在店刚刚走上正轨，正是最要紧的时候，你又何必特意跑到东京去呢？”

阿信说：“顾不了这么多了。初子就像是我们家的亲生女儿一样。只要一得到她的消息，我就应该去接她回来……”